

21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

J.M. COETZEE

福

[南非] J.M. 库切 著
王敬慧 译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福

王敬慧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COETZEE

福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南非] J. M. 库切 著
王敬慧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南非〕库切(Coetzee,J. M.)著;王敬慧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8

(巨擘书库·库切核心文集)

ISBN 978-7-5339-2503-1

I. 福… II. ①库…②王… III. 长篇小说—南非—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316 号

J. M. Coetzee

FOE

Copyright © J. M. Coetzee, 1986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by J. M. Coetzee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图字:11-2006-65 号

策划统筹 曹 洁 李庆西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装帧设计 水 墨

福〔南非〕J. M. 库切 著

王敬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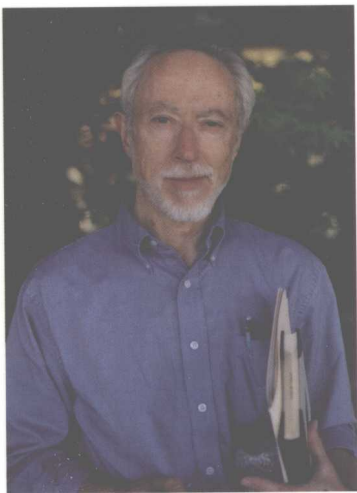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0000

ISBN 978-7-5339-2503-1 定价: 14.00 元



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移民后代。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并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离开南非赴伦敦，从事电脑软件设计。1965年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小

说《等待野蛮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布萊克纪念奖，为库切赢得了国际声誉。《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出版当年就赢得英语文学界最高荣誉——英国布克奖。《耻》1999年再度获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唯一的一位两次获该奖项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师》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传体小说，披露他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幽暗之地》(1974)、《内陆深处》(1977)、《福》(1986)、《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慢人》(2005)等。库切的每一部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意义多元。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还获得过法国费米那奖、美国普利策奖、2000年英联邦作家奖等。2003年库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巨 擘 书 库

库切核心文集

《男孩》

《青春》

《慢人》

《幽暗之地》

《内陆深处》

《福》

J.M.COETZEE

第一章

最后,我的双手都起了水泡,后背灼热,全身疼痛,船是再也划不动了。叹着气,我从船上滑进了水里,激起了些许水花。我缓慢地划着水,长发漂在水面上,就像海中的花朵,像海葵,或者像是你在巴西水域可以看到的那类水母。我朝着陌生的岛屿游了过去,一开始的感觉仿佛像是先前划船一样,逆流前行,然后突然间阻力全消失了,海浪将我带入海湾,送上了沙滩。

我躺卧在炙热的沙滩上,太阳橘色的烈焰照在我头上,(我逃出来时身上仅剩的)衬裙被太阳烤干了,贴在身上。我像所有被拯救的人一样,尽管精疲力竭,但是心怀感激。

一片黑影向我移来,那不是天上的云朵,而是一个人,他身体四周发出耀眼的光芒。“遇难者。”我口干舌燥地说,“船出了意外,丢下我一个人。”说话的同时,我举起自己酸痛的双手。

那男子蹲到我身边。他的皮肤黝黑:一个满头鬈发的黑人,上身赤裸、仅穿着一条粗糙的衬裤。我坐起身,仔细观察着

他：面孔是扁平的，小小的眼睛很呆滞，鼻子宽宽的，嘴唇厚厚的，皮肤不是黑色的，而是深灰色，干巴巴的，仿佛是抹上了一层灰。我试着用葡萄牙语说：“水”，并作喝水状。但是他毫无反应，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他是在看一头被海浪打到岸上的海豹或是海豚，随时会断气，然后就可以被切割成块做食物了。他随身带着一支矛。我心想，来错了地方：我来到了一座食人岛，于是我将头垂了下去。

他伸出手，用手背碰了碰我的手臂。我猜他大概是在揣测我的肉质如何。但是很快，我急促的呼吸缓和下来，人也冷静了一些。他身上闻起来有种大热天里的鱼腥味与羊毛味。

既然我们不能总这么耗着，我就坐直身子，再次作喝水状。我划船划了一整个上午，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滴水未进，所以眼前只要有水喝，我才不在乎他是否会杀了我。

黑人站了起来，示意我跟着他走。他领着我穿过沙丘，沿着一条小路，向岛屿的丘陵状内陆区域进发。我全身僵硬酸痛，还没有开始攀爬，便感到一阵剧痛，我从脚后跟拔出了一根长长的带黑尖的刺。我搓揉几下，但是脚后跟还是很快地肿了起来。由于疼痛难耐，我只能跛脚前行。黑人后背向我，示意要背我。我犹豫着是否要接受他的帮助，因为他十分瘦弱而且身材比我还矮。但是别无他法，于是我单腿跳上他的后背，手拽着衬裙，下巴摩擦着他很有弹性的头发，往山坡走去。由于他用的是这种手朝后的奇特的拥抱，我对他的恐惧感也减轻不

少。我注意到，他根本不在意脚下的东西，那些扎我的荆棘丛在他的脚掌下全部被碾得粉碎。

对于常读游记的读者而言，“沙漠岛屿”这个字眼或许会让他们想象成一个充满细沙与树阴的地方，那里有小河流过，河水足以让遇难者解渴，还有随手可摘的成熟的果实可以食用。他在岛上什么都不用做，任凭日子在睡梦中度过，直到有船来带他回家。但是我漂流到的这个岛屿可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座石头山丘，山顶平坦，仿佛突然从海底升起，只有一个角落里长满了从不开花、从不落叶的黄褐色灌木林。小岛外围一层层褐色的海藻，因为海浪的关系，生长在岸边，它们发出阵阵恶臭，里面灰白色的跳蚤丛生。这里还有蚂蚁到处乱爬，类别与我们在巴伊亚所看到的一样。沙丘上还有另外一种害虫——一种小型昆虫，它会藏在你的脚趾缝间咬你的肉，即使是星期五那样粗糙的皮肤也招架不住：他的脚趾缝间都流出了血，但是他却毫不在乎。我没有看到蛇，只有蜥蜴在大热天里晒着太阳。有些蜥蜴很小，动作十分敏捷；有些很大，动作则显得迟缓许多。受到惊吓时，它们腮部的蓝色突出物会往两边鼓起，它们还会发出啞啞的叫声，怒目而视。我曾抓了一只试图要驯服它，我喂它苍蝇，但它不愿吃死的尸体，我只好将它放了。这里还有猿猴（我稍后将会多加描述）和鸟类。这里到处都是鸟，不仅有成群的麻雀（我是这么称呼它们的）整天在灌木丛间轻快地飞来飞去，吱喳地叫着；海边陡峭岩壁上还有大群的海鸥、海

鸟、塘鹅和鸬鹚，它们的粪便使得岩石都变成了白色。海中则有海豚、海豹和各式各样的鱼类。如果说有这么多的野兽与我做伴足可以了，那么我在岛上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已经习惯于人类语言的人又怎能仅仅满足于乌鸦的呱呱声、小鸟的啁啾声、海豹的吼声和风的呼啸声呢？

最后，我们爬到尽头，我的脚夫停下来歇一口气。我发现自己已在高原上，距离某个营地不远。四周都是波光粼粼的海面，在东面，那艘带我来的船只正扬帆远去。

我一心想喝水，只要有水喝，我才不在乎等待我的命运是什么。一个男人站在营地的门口，他肤色黝黑，胡子很浓。“水。”我说，还做了动作。他示意黑人去拿，我这才发现他是欧洲人。“会说英文吗？”我问道，这是我在巴西学会的话。他点点头。黑人拿了一碗水给我。我喝完了，他又拿了更多的水来。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水了。

陌生人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被烤成稻草般的颜色。我判断他的年纪大约六十左右。让我仔细描述一番他的外表：他穿着一件无袖紧身短上衣，一条及膝的裤子，头上戴着圆锥顶的高帽，穿得就像是我们在泰晤士河上所见到的船夫。他所有穿着都是由动物毛皮缝制而成，毛皮的部分朝外。他脚上穿着一双凉鞋，腰间系着一根短棍和一把刀子。我看到他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反叛者，又一个被心善的船长放逐到岸上的反叛者，而他旁边的是岛上的黑人之一，已经被他驯服为自己的奴

仆。我说：“我叫苏珊·巴顿，我被远处那艘船上的船员赶了出来。他们杀了自己的船长，然后将我丢下船。”我在船上受尽欺凌，又被丢到小船上，脚边是死去的船长，他的眼窝中还插着船钉。绝望中的我在海上孤独地漂流了几个小时，但是整个过程我一直没有掉任何眼泪，而现在，我却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坐在地上，双手抚摸着疼痛的双脚，像个孩子似的前仰后合地大哭着，而那个陌生人（当然是我跟你提到的克鲁索）瞪着我瞧，好像我是被浪头高高抛起的鱼，而不是一个不幸的家伙。

我已经描述过克鲁索的穿着，现在讲讲他的住处。

山丘顶中央的平坦处有一堆像房子般高的石头。在两块石头中间，克鲁索用杆子和芦苇搭盖了一个茅草屋，芦苇巧妙地编织在杆子之间，叶子延展开来构成屋顶和墙壁。这个营地还有一个围栏，围栏上有皮革做折叶的门，将营地围成三角形，克鲁索称这里为他的城堡。围栏将猿猴挡在外面，里面种了一片野生苦莴苣。你会发现，岛上能吃的就是这莴苣再加上鱼和鸟蛋。

在茅草屋内，克鲁索有一张狭窄的床，这就是他仅有的家具。地面是光秃秃的土地。屋檐下的草席就是星期五的床。

最后，我擦干眼泪，向克鲁索要一根针或其他类似的工具，想要将我脚上的刺挑出来。他拿出一根用鱼骨头做成的针，宽的那一端还钻了个孔。这孔是怎么钻出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他则不做声地看着我把刺挑出来。

我说：“让我来告诉您的故事。我知道您一定很好奇我是谁以及我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我叫苏珊·巴顿，是个单身女子。我父亲是法国人，为了躲避在佛兰德遭受的迫害跑到了英国。他的名字很可能是波顿，但是被别人说走了样就成了巴顿。我母亲是英国人。

“两年前，我唯一的女儿被拐，让一个专门做人口贩卖的英国代理商弄到了新世界^①，我为了寻找女儿来到了巴伊亚^②，尽管处处碰壁，但是我仍不畏粗暴与威胁，坚持寻找我的女儿。葡萄牙皇家政府官员声称这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不为我提供任何协助。我住在出租屋内，接点缝纫的活计，继续寻找着女儿的下落。我一直等待着消息，却始终一无所获。最后我穷困潦倒，在绝望之际，搭上一艘开往里斯本的商船。

“船驶离港口十天以后，好像我的倒霉事经历得还不够多似的，船上发生了叛乱。水手冲进船长的舱室，不顾他苦苦哀求，无情地杀了他。他们还把那些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统统用锁链关了起来。他们将我与船长的尸体丢进一艘小船，任凭我们在大海中漂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将我放逐。但是我知道我们人类对于那些遭受我们虐待的人，习惯保持一种仇视的态度，而且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在巴西有一句谚语——

① 这个“新世界”是指美洲。此词由意大利史学家彼得·马蒂尔(1457—1526)第一次使用，他的《海洋和轨道之谜》(1516)记述了美洲的发现。

② 现名为塞尔瓦多，巴西南部一城市，位于累西腓西南偏南大西洋上，建立于1549年。1763年以前，它是葡萄牙在西半球占领地的首府。

人心仿佛是一片黑暗的森林，永远难以捉摸。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叛变者计划中的一步——我是在看到这小岛后，才被放逐到大海中的。‘划呀！’船员在甲板上大叫，示意我拿起桨来划船。而我则吓得瑟瑟发抖，只能在浪头中漂来漂去，他们在上面嬉笑，直到起风，船只才开始漂动。

“船渐行渐远（我相信这些反叛者是要到伊斯帕尼奥拉岛^①去当海盗）。整个上午，我划着船，船长的尸体就在我的脚边。我的掌心很快起了水泡——瞧！——但是我不敢停下来休息，害怕洋流会将我带离你的小岛。划船的痛楚比不上因担心要在夜里漂流于一望无垠的大海而产生的恐惧，我听说深海里有很多怪物会出来吃掉海面上的猎物。

“最后，我再也划不动了，双手起了水泡，背脊发烫，身体疼痛难当。我叹着气从船上滑进水里，激起些许水花。我开始朝你的小岛游。海浪将我带到岸上。剩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用这番表述，我将自己展现在鲁滨逊·克鲁索的面前。在那段日子里，他还在统治这个小岛，我成为他的第二个臣民，他的第一个臣民是星期五。

我很高兴能向你重述我从孤单的克鲁索口中所听到的关于他本人的历史。但是他给我讲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好几个版本，各个版本之间如此不一致，以至于我越来越觉得年纪和独

^① 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

居已经抽走了他一部分的记忆力：他已经不再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想象。有一天，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但是他不愿意留在父亲的账房里，于是去冒险；但是第二天他又说他是没有家的穷孩子，很早就已经在船上打杂，后来被摩尔人抓走（他说他手臂上的疤就是烙铁所留下的印记），然后逃到了新世界。有时候，他又说他在岛上住了十五年，海难之后，只有他和星期五两人幸存下来。“发生海难的时候，星期五还是个孩子吧？”我问道。“一个小孩，只是个小孩，一个奴隶娃。”克鲁索回答道。而在其他时候，比如他发高烧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该认为发烧其实和喝醉没有两样，真相往往不经意间就自己显现了吗？），他会开始讲述食人族的故事，讲星期五也是食人生番，又如何被他救了，没有被其他食人族烤来吃。我会问：“难道那些食人族不会再回来将星期五弄回去吗？”他会点点头。我则继续追问道：“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留意海面：以防食人族归来吗？”他再次点点头。如此下来，到了最后，我也分不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什么又是随口说说的。

回到我的故事上来吧！

我累坏了，于是要求躺下来，而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等我醒来，太阳都要下山了，星期五正在准备我们的晚餐。虽然吃的不过是炭烤过的鱼配上莴苣，我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能填饱肚子，双脚再次踩在土地上，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我向这位独身的救命恩人致谢。如果他要是再询问，我也会告诉他更

多关于我的事,关于我被卖掉的女儿,还有反叛的事情。但是他什么也没问,只是定定地看着日落,点着头,仿佛是在仔细聆听他体内的一个声音对他说话。

过了一会,我说:“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你没有替自己造一艘船逃离这个小岛?”

“我能逃到哪里去?”他回答,笑了笑,仿佛没有什么可能的答案。

“你可以航行到巴西的海岸边,或者在途中遇到另一艘船而获救。”

他说道:“巴西距离这里有几百英里远,到处都是食人族。至于大帆船,我们留在这里也有机会看到,而且还能看得更清楚。”

我说:“请您容我发表不同意见。我在巴西待了两年,在那里从没见过食人族。”

他说道:“你待的地方是巴伊亚,巴伊亚只不过是巴西森林边缘的小岛。”

因为这样,我很早就看出来要克鲁索自救简直是白费口舌。他在自己的岛国待了这么多年,又没人违抗他的命令,这些使得他的眼界更狭窄——纵使围绕我们的海平面是如此壮美!——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对世界的理解已经足够了。另外,后来我发现,离开这里的欲望已经在他内心枯萎。他一心想做这个小岛的国王并在此终老一生。事实上,他并不是因

为害怕海盗或是食人族才不敢生起篝火，不敢站在山丘上挥舞着帽子手舞足蹈，真正的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被解救的意思，另外还因为他的习惯和老年人的固执。

该是休息的时候了。克鲁索提出要让出他的床，但是我不愿意接受。我倒宁愿让星期五在地上帮我铺个草垫子当床。我躺在上面，距离克鲁索有一个手臂远（因为棚屋的空间很小）。昨晚我还在归途中，今晚我却成了遇难者。我有几个小时躺在那里毫无睡意，一是无法相信我的命运竟有如此的改变，二是起了水泡的双手也疼痛难忍。然后我睡着了。我在夜里醒过一次：风已经停了，我可以听见蟋蟀的歌唱与远方海浪的怒吼。我轻声对自己说：“我很安全。我在一个小岛上，一切都会没事的。”然后用双臂紧紧环绕在自己胸前，再次进入梦乡。

屋顶上咚咚的雨声使我醒过来。已是清晨了，星期五蜷缩在炉子前，替炉子加柴火以及扇风助焰（我还没有向你们描述克鲁索的炉子，那是用石头砌成的）。起初，我觉得让他看见自己待在床上有点难为情，但是我提醒自己，巴伊亚的女人在仆人面前总是很自在，我也就稍稍释怀了。克鲁索进来之后，我们一起吃丰盛的鸟蛋早餐。此时，雨水从屋顶缝隙四处滴落，滴在炙热的石头上，发出啾啾声。雨停后，太阳露出脸来，雨水在地面上形成一道道小溪流。风又开始无休止地吹着，不下一场雨是停不下来的。小岛上的天气就是风、雨，风、雨。就我所

知，岛上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天气形态。要说这当中有什么原因会让我无论如何要逃离这里，不是因为孤单，不是因为生活的不便，更不是因为粗茶淡饭，而是大风。这一天到晚在我耳旁呼啸不停的风声，拉扯我的头发，将沙子吹入我的眼睛。有时我跪在棚屋的角落，双手抱着头，呻吟着。逐渐地，我能听到其他声音而不是风声。后来，我开始习惯了在海里洗澡，我会将头沉到水里，屏住呼吸，只是为了知道安静是什么样的。很可能你会说：在巴塔哥尼亚，风一整年地吹着，巴塔哥尼亚人从不会将头埋起来，那么她又何必将头埋起来呢？但是你要知道，巴塔哥尼亚人只知道巴塔哥尼亚这个地方，毫置疑地认为地球上其他地方也是一年四季如此狂风肆虐，而相比较之下我则知道得更多了。

在出去对小岛进行例行检查之前，克鲁索把他的刀子给了我，并警告我不要随便离开他的城堡，因为岛上的猿猴可不会像怕他和星期五那样怕一个女人。我心想，对于猿猴来说，女人和男人有何不同？不过，我还是小心遵从指示，待在家里休息。

除了刀子以外，小岛上的工具都是用木头或石头做成的。克鲁索平整梯田（关于这片梯田我稍后会有更多说明）所用的铲子，是一把细细的木质工具，上面带着弯曲的手柄，这工具是一块木头雕出来的，成形后又放在火里加固过。他的鹤嘴锄是将一块尖锐的石头绑到一根棍子上。我们吃饭和喝水的碗是

用一块原木在上面挖洞烤焦制成的。岛上没有黏土可以塑形、烘烤，树木十分矮小，因为风的关系，大多发育不良，扭曲的枝干很少有比我手臂粗的。克鲁索从沉船中只带回了刀子，而没有带其他任何东西，着实可惜。如果他拿了哪怕一点木工工具，再加上一些钉子和铁棍，他或许就能造出更好的工具；而有了更好的工具，生活也就不会这么辛苦，他甚至还能造一艘船，逃往文明世界。

棚屋内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床是由皮条绑到一起的杆子构成的，工艺不怎么样，倒很牢靠。棚屋角落堆着一堆蜷曲的猿猴毛皮，使得棚屋闻起来仿佛存放皮革的仓库（日子久了，我反而习惯了这味道，我离开小岛后还怀念这种味道。至今，我闻到新皮革的味道都会有些眩晕）。屋角还有一个炉子，炉里总会留有余焰，因为重新生火可是一件单调、漫长而又乏味的事。

在棚屋内，我很想找一样东西，但是没有找到。克鲁索没有写日记，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纸墨，但是现在我认为应该是他一点儿都没有写日记的打算。就算当初有心想动笔，但后来这种想法也荡然无存。我查看支撑着屋顶的柱子和床脚，都没有发现任何雕刻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刻痕显示他在计算自己流放了几年，或是月亮的周期。

稍后，当我与他更熟识时，我告诉了他我的惊讶。我说道：“假设有一天我们获救，你难道不会后悔没有在遭遇海难的这